

搭子社交的内涵、表征及改善策略

——基于滕尼斯共同体理论视角

李明珍¹, 张晋翔²

¹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²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 要

近年来, “饭搭子”、“旅游搭子”等新型社交模式在青年群体中流行, 被统称为搭子社交。通过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的理论框架, 可以对搭子社交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从生成机制来说, 搭子社交本质上是选择意志主导下的理性产物, 具有精准匹配, 边界清晰和去情感化等典型的社会特征。与基于本质意志的传统友谊不同, 搭子社交将个体的特定功能从整体人格中剥离, 构建了一种契约化的亲密。同时, 这种社交形态反映了现代青年人在渴望陪伴与维护个人空间之间的调适。搭子社交在降低社交门槛、提供即时性社会支持与保护个体边界等方面具有积极功能, 可视为青年群体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当然, 通过工具理性的手段建立的情感联系也存在着脆弱性和浅表性的特征, 需要关注其对青年人交往模式的潜在影响。应通过价值认知引导, 社会信任重构及平台规范治理等多维路径, 帮助青年在原子化生存处境中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平衡。

关键词

搭子社交,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选择意志

Dazi Socializing: Connot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önnies' Theory of Community

Mingzhen Li¹, Jinxiang Zhang²

¹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²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11, 2026; accepted: August 20,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merging 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such as “meal buddies” and “travel buddies” have become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and a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dazi” socializing. This phenomenon can be analyzed through Tönni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mmunity and society. In terms of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dazi” socializing is essentially a rational product driven by choice-based will, displaying typical societ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recise matching, clear boundaries, and emotional detachment. Unlik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which is based on essential will, “dazi” socializing separates specific individual functions from the whole personality and constructs a form of contractual intimacy. At the same time, this mode of social interaction reflects how modern young people negotiate between their desire for companionship and their need to preserve personal space. “Dazi” socializing serves positive functions by lowering the threshold for social interaction, providing immediate social support, and protecting individual boundaries; it can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an adaptive strategy through which young people respond to social change. Nevertheless, emotional connections established through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may also be fragile and superficial, and their potential effects on young people’s patterns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warrant attention.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es, including value-oriented guidance,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trust, and standardized platform governance, young people should be supported in seeking a constructive balance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mid conditions of atomized existence.

Keywords

Dazi Socializing, Ferdinand Tönnies,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Kürwill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改变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群体的交流交往方式。轻型社交、搭子社交和圈子社交等各种类型的新型社交形态迅速成为青年人的主流社交形式。据《中国青年报》对 1335 名青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 72.6% 的受访者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有“搭子”,其种类丰富,包括但不限于饭搭子和旅游搭子等类型,20.0% 的青年表示还没有,但有需要会去找[1]。社交规模只有两三人,其亲密程度比朋友关系低,却比一般同事或同学关系高。这种社交形态虽在表面上提供即时陪伴与精准匹配,但其内在的工具化,契约化与流动性特征,引发了对其情感实质与社会影响的广泛关注。通过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框架,剖析搭子社交的内涵,形态特征及其内在困境,进而探讨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如何通过认知重塑,信任机制重建和良好社交生态构建,推动青年社交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平衡,为当代青年群体提供应对社交疏离的思考方向和实际建议。

2. 搭子社交的内涵阐释

面对数字信息技术与现代生活双重发展的时代影响,青年群体的社交形态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型。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互动模式,“搭子社交”以其独特的目的导向与契约化的特征,迅速在青年群体的社交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借助滕尼斯“共同体-社会”理论分析搭子社交并非基于情感与本质意志

的有机共同体,而是由选择意志主导,以工具理性和契约逻辑运作的机械性社会关系。从搭子社交呈现出表面亲密和内在理性的矛盾特征。它以功能主导,边界清晰和高度流动为核心特征,处于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模糊地带,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青年的孤独感,也潜藏着关系异化与主体异化的风险。

2.1. 搭子社交的内涵

“搭子”一词原本来自吴语方言,指牌搭子或共同从事某项活动的伙伴,其语义的解释天然带有以事为中心的工具属性。然而,在当前数字化背景下,这一概念已被青年群体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演化成为一种涵盖“饭搭子”,“旅游搭子”以及“考研搭子”等庞大的社交文化体系。不同于传统地缘或血缘关系中的熟人交往,这种社交模式呈现出显著的目的导向的特征,表现为个体将复杂的人际需求降级为单一的功能性要求,在特定时空下与陌生人而非熟人建立临时的连接。

搭子社交在青年群体中的盛行,本质上是个体应对剧烈社会变迁的一种策略性调适。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与人口流动的加剧,青年群体普遍脱离了由传统血缘宗族与地缘关系构成的熟人社会,置身于原子化的社交环境之中。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现代社会关系结构转型的产物,这一转型过程被安东尼·吉登斯精确地概括为“脱域”。正如其所言,“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并在无限的时空中进行重组”[2]。这种脱域虽然赋予了个体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造成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安全感的缺失。

在此背景下,“搭子社交呈现出浓郁的工具主义和短期主义取向,表现了新世代亲密关系在组织与运行方式上的新转向”[3]。面对高强度的学业职场竞争与日益高昂的情感维护成本,青年一代开始有意识地对亲密关系进行调整,他们不再希望在一段关系中获得全方位的满足,而是倾向于将情感需求,陪伴需求与功能需求进行拆解,通过不同的社交对象进行满足。“搭子”的出现,正是这种轻量化社交策略的产物。它既是对现代社会孤独状态的防御性应对,也是在原子化的生人社会中通过数字化手段重建微观连接的一种尝试。这种连接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交的时空限制,更标志着青年社交逻辑正从以关系为本位向以功能为本位发生转变,构建起一种松散共同体形式的社交网络。

2.2. 滕尼斯共同体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的共同体与社会理论,为审视搭子社交这一现代社交方式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滕尼斯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发展轨迹,“即从基于情感,习俗和自然意志的共同体,向基于理性、契约和选择意志的社会转型”[4]。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对人类意志的深刻剖析,从而能够精准洞见搭子社交背后所反映的人际关系变迁实质。

在滕尼斯的论述中,共同体被认为是一种以本质意志为基础的有机结合。本质意志包含了思维在内的生命统一体,它根植于人的本能、情感、习惯与记忆,表现为一种有机的和自然的内在驱动力。在由本质意志主导的关系中,结合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个体在其中体验到的是整体性的接纳,持久的亲密以及陪伴的默契,表现为血浓于水的亲情或历久弥坚的友谊。与共同体相对,滕尼斯所认为的社会则是一种以选择意志为基础的机械结合。选择意志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它将原本统一的意志与行动分离,表现为一种冷静计算,以利益和以目的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在由选择意志主导的关系中,他人和关系本身都沦为实现某种特定目标的手段。人与人之间虽然是在物理空间上共同存在的,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是彼此分离的,维系关系的纽带仅仅是外部的契约与利益的互惠。滕尼斯对有机结合与机械结合的深刻洞察,为剖析搭子社交的本质奠定了基础。

3. 搭子社交的形态特征

搭子社交是新技术与原子化发展背景下的新型社会形态,是介于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形态,

是工具理性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最准确的反映。它是一种亲疏互感和聚合分离的特征, 是一种从情感向功能, 从无限向有限, 从有机向机械的演化过程。

3.1. 功能导向: 选择意志主导下的理性计算

在本质意志主导的传统友谊, 邻里或宗族关系中, 人际交往遵循的是人优先而非事优先的逻辑。这种关系的建立往往先于活动发生, 个体是作为一个完整的, 具有独特背景与人格的主体所接纳。本质意志的出发点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与习俗的惯性延续, 与之相对, 搭子社交的底层逻辑高度契合滕尼斯所定义的选择意志, 代表了一种经过理性衡量, 以特定目的为导向的思维方式。这种社交形态不再是由血缘或地缘引发的自然衍生, 而是青年群体基于自身需求作出的理性抉择。在这一逻辑主导下, 人际连接的建立过程被转化为一种精确的匹配机制, 个体依据特定的兴趣或功能需求, 在社会中寻找能够精准满足其需求的交往对象。这种匹配机制存在于社交媒体平台中, 其中以 MBTI 测试作为结果匹配搭子的现象尤为盛行。在 MBTI 热现象的推动下, “测试结果成为社交选择的依据, 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身类型‘匹配’或‘互补’的对象进行互动, 甚至进行纯粹功利性的社交投资, 希望通过预先判断他人的人格类型, 降低社交风险, 提高社交成功率” [5]。

这种基于选择意志的结合, 赋予了搭子社交显著的工具理性特征与契约属性。区别于本质意志下那种逐渐形成, 自然发展的交往形态, 搭子关系遵循着手段服务于目的的功利逻辑。在这种关系中, 人际互动被剥离了冗余的情感基础与关系发展, 转而被确定在特定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在关系中的个体确立了一份基于互惠原则的隐性契约, 这种契约以效率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为原则, 要求彼此严格履行特定的功能角色。因此, 搭子社交虽然在形式上构建了微型的人际联结, 但在生成逻辑上却跳过了传统社交中以情感为基础的铺垫过程。这并非情感的自然发展, 而只是出于满足对方需求的目的, 将原本自然交往转化为一种可预期的, 功能至上的利益结合。作为搭子的参与者在提高社交效率的同时, 也更易获取直接的情绪体验。

3.2. 边界清晰: 人际互动的有限交往

在滕尼斯的理论中, 社会区别于共同体的特征在于人际关系由总体向片面的转变。搭子社交作为一种典型的新形态交往形式, 深刻地体现了这种转变。在这种关系形态中, 交往双方默契地遵循着一种有限交往的机制, 将互动严格限制在特定的功能领域与空间范围之内, 从而在当前原子化的社会背景下构建起清晰的交往边界。

人际互动的边界首先是交往场景的间隔。“搭子关系要以尊重彼此的隐私空间为首要原则, 在此基础上追求恰到好处的社交体验” [6]。传统的共同体的人际互动中, 个体需要向集体敞开生活的全部面向, 公私领域的界限模糊不清; 而搭子社交则把个体的生活场景切割成若干个独立的切片, 交往的对象只是在某个兴趣点或者功能需求上进行连接, 并不追求心灵的契合和对对方的全面了解, 是一种不过度的原则。青年主体有意地忽略掉那些与当下共同行动无关的个人信息、情感等, 只在特定的交往场景中被激活并会在交往结束之后自动休眠。更进一步来说, 这种社交呈现出了一个形式隐形的状态: 既有人际陪伴的物理在场性, 又有信息过滤避免了传统熟人社会中所带有的干预与评价, 是一次在场却隐身的特别状态。

此外, 搭子社交是基于对道德义务的有限接受。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 往往背负着深厚的伦理义务和无限的情感联系, 这种深度的捆绑是现代个体无法承受的人情负担。搭子社交不仅仅是基于选择意志, 更是对社交成本的控制。交往双方不需要保证具有长期义务或情感支撑功能, 当两人之间交往的时间和情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 就可以根据潜在的社会规则随时终止, 这样的去道德化可以让青年人以最少的

成本获得最长时间的陪伴价值。

3.3. 连接脆弱：临时的共同体

滕尼斯将真正的共同体被描述为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重点在于一种长期的有机联系。这种关系往往来自共同的记忆与习惯，具有对抗时间流逝的韧性与稳定性。而社会则是暂时的和表面的结合，其基础是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搭子社交正好处于这两者之间，既连接又分离，即生人也是熟人，呈现出显著的临时性和脆弱性。它摒弃了传统共同体对长期交往的追求，转而体现为一种基于特定需求的筛选标准。

在搭子社交的构建层面，由于连接点仅仅是某一具体的功能需求，一旦该需求被满足或消失，连接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具体而言，由于交往对象标签化为特定的功能与标准，特定的人变得不再重要，反而重视的是能够实现标准的对象。今天的“饭搭子”完全可以被明天的另一个符合条件的人所取代，个体被异化为满足筛选标准的统一产品。在搭子社交的运行层面，由于搭子社交打破了共同体原本具有情感基础的维系纽带，转而依靠可量化的功能需求。因此这种关系的存续变得较为困难，严格受限于活动时间或兴趣，一旦特定的外部条件终结，维系关系的契约基础便随之消解。人民智库的一项调查显示，49.3%的年轻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会将“搭子”发展为长期的朋友关系[7]。这种随机聚合的特性，使得人际交往不再是一种需要长期培育的有机体，而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时拆卸和重组的组件，极大地降低了关系断裂带来的沉没成本。

搭子社交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共同体中的共同存在状态，但在实质上属于社会的发展逻辑下的虚假结合，从而使得青年群体在不承担传统共同体沉重义务的前提下，完成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社会联系。这使得他们无法在搭子社交这一脆弱的关系中，获取真实的情感支持和稳定的联系。在搭子关系中，主体通过现实的需求满足构建了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中，暂时性地遮蔽了孤独。如果一直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共同体，青年群体将会过分依赖其所带来的浅表的情绪满足，丧失建立长期联系的能力。

4. 搭子社交的内在困境

当然，在肯定搭子社交积极的功能同时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内在张力：搭子社交以自身的边界感和流动性成为当下青年在原子化的社会里的一道缓冲屏障，在降低社交门槛、给予即时的支持以及保护个人空间等方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尽管它在形式上模拟了共同体的共在状态，但在深层的情感连接上有不足之处。搭子社交是一种适应性交往策略，在高效的匹配和即时满足的表象下也有着一定的内在张力及异化风险。如果人的人际交往过于地让渡给了工具理性背后的计算逻辑，则人们虽在物理空间上脱离了孤单但却面临着社交浅表化和缺乏深层的信任问题。

4.1. 情感互动浅表化导致深度连接消失

滕尼斯所认为理想的共同体不仅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共同存在，更是意志的完善统一。这种统一性建立在成员间长期共同生活的基础之上，意味着社交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默契与深层的情感共振。搭子社交虽然在形式上构建了两人或多人共同存在的场景，但其情感互动的方式却呈现出显著的浅表化特征，始终难以达到情感相连的深层。

这种浅表化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搭子社交对于负面的情感、生存危机的回避。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往往是共同承担风险和分担痛苦中得到的发展和升华。共同体的成员之间不仅是共享快乐，获得积极的情绪，更重要的则是对彼此作出支持，消解痛苦的情绪。搭子社交所遵循的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逻辑，总是优先考虑快乐获取最大化，避免承担来自情绪或者义务负担。交往的搭子，在建立关系之初就以一种标准的方式过滤掉生活中的沉重，琐碎甚至狼狈的一面，并只把特定的和轻松的兴趣切面展示给对方。

这样的局限性交往只能停留于浅表面的分享的交流或是清单式的完成事项, 缺少了因为共同的经历所产生的厚重感以及坚韧度。

进而, 这种缺乏深度和厚度的互动模式, 使得青年群体的搭子社交陷入了一种困境。在以需求导向的逻辑主导下, 个体虽然通过搭子缓解了现实层面的孤单, 但在心理层面, 由于缺乏本质意志的自然流露, 双方实际上仍处于一种间隔的状态。青年群体难以敞开心扉接纳彼此, 互动过程沦为一种纯粹的情绪价值交换, 而非主体间的深度互识。当社交失去了对人整体性的关注, 而仅仅聚焦于人的有用性这一切片时, 便很难在对方身上获得深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因此, 搭子社交构建的往往是一种虽有温度但缺乏厚度, 虽有互动但缺乏互识的单薄关系, 它无法从根本上填补青年人在原子化生存中的精神层面的深层需求。

4.2. 工具理性下的人际关系物化

滕尼斯对社会最为深刻的批判之一, 在于指出其内部的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在搭子社交中, 搭子的建立正是体现了这一特征, 最终导致了社交关系的严重物化。当青年主体在选择意志的主导下构建社会联系时, 他者的主体性往往被功能性的标签所代替, 人从具有独特的生命个体, 物化为满足特定需求的工具。

这种异化逻辑首先体现在对社交对象认知的目的化与标准化上。在传统的共同体中, 每一个成员都是独特的和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价值在于其本身的存在也就是其主体性。然而, 在搭子社交中, 社交关系被异化为满足需要的手段。寻找搭子的过程, 也就演变为一种基于需求的检索步骤。在这种逻辑支配下, 作为完整主体的人隐退了, 取而代之的是符合契约要求的功能符号。这种认知模式不仅消解了对他者的尊重, 更导致了自我的异化。“一部分青年就可能热衷或沉溺于适配于搭子社交的虚拟身份, 并将自我的全部价值寄托于这样的虚拟身份之中, 从而也使其面临身份解构的风险” [8]。这种为了实现需求而构建的虚构身份, 必然随着需求的满足或转移而失去意义, 从而在本体层面加剧了搭子关系的脆弱性与虚无感。

搭子社交背后工具理性的泛化使得社交互动出现交易化的倾向。社会中的一切行动都可能基于价值的判断, 从而让人际关系之间原有的温情被置换为冰冷的等价交换。在搭子关系中, 每一次互动也是在进行一次成本核算, 评估付出的资源和获取的利益。当目的超越存在, 社会交往便会堕落为一种纯粹的功利性行为。这不仅窄化了青年人的社交视野, 更会提高他们的快乐阈值, 从而使得他们在面对无法立即提供回报的人际关系时表现出冷漠与退缩, 进而加剧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4.3. 契约逻辑支配下的信任机制脆弱性与社会资本匮乏

在滕尼斯的论述中, 共同体之所以能够被维系是由于有充足且足够的相互信任, 而这种信任来源于风俗、宗教和长期的共同生活, 有着很强的道德约束力以及抗风险的能力; 但是搭子社交作为一种社会的发展逻辑的产物, 在底层的信任上发生着改变: 从基于情感的有机信任变为基于契约的机械信任, 这必然会导致人际关系上的脆弱。

搭子社交中的信任基础不再是人本身的可靠性, 而是规则履行的可能性。青年一代在面对社会结构快速发展变化带来的巨大压力时, “往往采取一种刻意疏远和主动退避的姿态, 以免与周遭过多交涉而加重自身精神内耗” [9]。而搭子关系恰好提供了一种逃避的方式, 其通过显性的规则约束或隐性的互惠承诺来建立临时安全感, 为青年提供情感慰藉。但是, 这种信任模式实质上是一种风险计算的结果, 缺乏滕尼斯所言的精神和情感的共鸣。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微小的变动或出现更优的替代选项, 这种利益和目的导向的脆弱平衡便会消失。由于缺乏传统共同体中舆论监督或道德谴责的硬性约束, 爽约和拉黑

等行为终止社交关系的手段在搭子社交中变得低成本且常态化。这种关系的脆弱性使得交往双方不但没有缓解痛苦反而陷入更进一步的不安与不确定的焦虑之中。

此外, 这种契约逻辑下的弱联系的发展难以沉淀为稳固的社会资本。在传统的共同体中, “表达性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增强双方信任、巩固情感纽带, 从而维持关系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10]。在搭子社交中, 互动次数不一定能转化成为信任的积累; 当搭子关系被终止时, 往往是连接的彻底断裂而非关系的发展, 这会导致社会资本的缺失。这种脆弱的信任消费方式让青年人陷入了一种西西弗斯式的社交困境, 即不断的开启新的社交但又无法在流动的社会关系上建立起一个稳定持续的强联系。这种结构性的信任缺失背离了社交的初衷, 加剧了现代青年群体在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中的焦虑和不安。

4.4. 搭子社交的积极面向

在审视搭子社交的形态特征之余, 也要客观地认识到它作为一种社会适应现象所具有的积极方面: 第一, 降低社交门槛。传统的深度友谊通常需要长时间情感上的付出和信任的累积, 在学业、职场等高压环境下对于青年来说是不小的时间和精力消耗; 搭子社交则以共同的兴趣或者功能需求切入, 可以实现较为精准的匹配, 使得个体可以在较小的成本下迅速建立起社交联系, 给那些社交资源较少的青年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交往途径。第二, 能提供即时性的社会支持。当面临考试的压力、职业焦虑或是日常生活的困扰之时, 虽然搭子的关系并不深, 但仍然会在某些时刻给予个体即时的陪伴、分担以及情绪舒缓作用, 起到一定的社会缓冲的功能, 帮助青年在关键时候感受到“有人同行”。第三, 搭子社交具有明确的界限, 有助于保护个体的隐私空间。相比于传统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会对私人的领域进行深入的介入和评价干涉, 搭子社交把互动限制在一个具体的功能范围之内, 青年在得到陪伴的同时也不必让渡过多的个人空间和个人的生活自主权。亲密有间正是现代青年所需要的。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搭子社交并不是一种需要被纠的问题, 而是中性的社会适应现象。

5. 超越工具理性: 搭子社交的重构与引导路径

承认搭子社交存在的合理性, 并不意味着要无条件接受人际关系的异化。为化解契约化亲密带来的主体性危机, 必须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关键在于探索一条现实路径, 以调适社交心态与需求, 重构信任机制, 并构建良好的社交生态。

5.1. 重塑认识, 社交心态和社交需求的调适

搭子社交的出现是青年群体应对当前社会结构对自身社交方式和需求进行的调适。青年群体正处于情感和思想的成熟时期, 形成良性的社交方式和心态, 有助于为之后的社会交往奠定基础。因此, 面对搭子社交中凸显的工具化与物化趋势, 优化的首要路径在于青年主体交往观念的重塑, 即实现从单一的工具维度向价值理性的回归。滕尼斯虽然认为选择意志是现代社会的逻辑, 但他并未完全否定本质意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事实上, 对于青年一代来说, 良性的现代社交应当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第一, 青年主体需要在选择意志的基础上, 有意识地融入本质意志的维度, 调整社交心态。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搭子社交高效与精准的优势, 去退回到传统共同体的自然状态, 而是主张在确立社交的关系同时, 不仅仅将交往对象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这意味着在拼单, 旅游或学习等工具性目标之外, 应当重新确立对他者主体性的尊重。“保持良好的社交心态有助于维护青年的心理健康, 帮助青年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 使青年从社交中获得丰沛的精神活力和复原力” [9]。在实际交往中, 青年群体不应只停留在对方对于自身的功能性满足, 更加关注对方作为主体的情绪与人格尊严。通过养成利他的心态, 在交往中学会善待他人, 换位思考, 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带来的弊端, 从而使搭子关系在保

持理性的同时, 具备基本的人际温情与道德底色。

第二, 应当倡导超越功利主义的社交价值观, 在功能性满足之上逐步调整社交需求。“人际关系的触角总会弥漫生长, 青年个体正向积极的社交心理需求需要正确地引导和塑造”[11]。工具维度的机械满足往往导致目光短浅的即时满足, 而价值理性则指向长远的人格发展。一方面来说, 要积极引导青年群体的需求从满足功能转向实现共同发展。具体而言, 可以在搭子互动的过程中, 尝试突破利益互换的逻辑, 在完成搭子需求的同时, 主动寻找双方在精神层面, 审美趣味或生活态度上的结合点。另一方面, 要妥善寻找青年人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平衡点, 以与人为善的个人社交需求拓展到社会层面发展。进一步来说, 促使搭子社交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功能满足, 而是成为通向深层社交的起点。在高校层面, 心理咨询中心可开设针对“新型亲密关系”的工作坊, 引导学生在体验搭子社交的同时, 反思自身的社交需求与情感边界, 探索从功能性陪伴向深度友谊发展的可能路径。

5.2. 重构机制, 临时契约向持久信任的转变

“搭子社交以弱连接状态替代更深层次的情感构建, 是青年学生对亲密关系的主动降级”[12]。因而, 为了克服搭子社交在情感互动层面的浅表化困境, 就必须打破僵化的防御心理, 推动社交互动的升级。具体而言, 就是在维持搭子交往所带来安全感的前提下, 构建一种具有弹性的共在状态, 并建立一定的基于情感的信任机制。

应当形成弹性的交往策略, 以此调和主体间独立与亲密之间的矛盾。在搭子交往中, 边界往往被视为一种对主体隐私的保护, 用来阻挡功能需求之外的情感流动。这种调适引导青年将边界视为一张具有彼此渗透的网, 它既能界定自我的领域, 又能允许适度的情感交互。在这种模式下, 交往主体在互动过程中, 也就不需要保持有限交往的准则, 而应根据互动的具体情况与环境, 进行适度的自我表露与情感投入。依靠这种动态的边界, 个体能够在不承担过重人情负担的同时, 为未来关系的进一步深化预留空间, 从而突破“同甘不共苦”的浅表层互动, 实现从单纯的利益共同体向情感共同体的发展。进一步而言, 交往层次的提升不是对需求的契约式满足, 而是在于提高交往的质量。因此, 搭子社交的互动应超越单一的契约执行与消费行为, 转向建立互相信任的机制, 并以此开展对主体的探索。在实际交往中, 避免计算和衡量彼此需求的满足, 在一定的互信前提下全身心地投入当下的交往。帮助青年“主动与生活世界当中的其他个体展开交往, 将自我探索, 自我表达和自我建构与现实的社交活动有机融合”[13]。这种深度的交往并不必然要求传统共同体关系在时间跨度上的延续, 而是强调在有限的时间内提升互动的质量, 使得每一次搭子社交的共同经历都能成为一次具有价值的精神沟通, 而非简单的功能交换。

5.3. 风险规避, 构建融合本质意志的良好社交生态

搭子社交由于其契约性质导致信任脆弱和结构性的不安全, 仅仅靠个体的观念重塑、互动努力是不够的, 在宏观上需要促进良性的社交生态的营造。在共同体理论中, 共同体的维系有赖于风俗, 宗教与习惯法; 而在社会体, 则更多地依赖于公约, 法规与舆论的外在约束。在传统的共同体习俗规范缺失的情况下, 本文必须诉诸外部的制度性力量, 坚持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并举原则, 形成一个健康规范, 规范有序的数字社交生态, 给青年群体提供可预期的安全交往场域。

首先, 需要夯实法治基座, 建立全方位, 立体化的刚性监管体系。搭子社交和数字技术密切相关, 其健康发展离不开行政监管与法律规制的双重保障。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快针对新型社交模式的立法进程, 明确网络虚拟交往的法律准绳, 形成事前防范, 事中干预以及事后处置的全方位监管流程。打破社交文化生产内部的运作机制, 重点对网络诈骗, 赌博引流以及违规性交易等侵蚀青年群体的违法行为进行源头治理。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 为原子化社会结构下的青年个体提供一种制度保障, 使法律与

规则成为替代传统血缘地缘的新型信任基础。

其次, 加强平台的主体责任, 促进技术向善和算法伦理发展。数字平台是搭子社交的直接载体, 不仅可以推动流量也可以守护青少年社交生态。相关平台企业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动态的风险监测机制, 及时阻断并提醒涉及诱导的虚假搭子信息; 对于屡次违规的账号采取限权或者禁言处罚措施。同时, 调整算法推荐逻辑“避免将青年用户围困于同质化的信息茧房或单纯的感官刺激之中”^[14], 转而精准推送心理健康知识和正能量的内容, 帮助用户关注自身的精神成长, 在技术上抑制人际交往的工具性和庸俗性, 构筑健康的规范的社交生态。还可以设置“关系升级提示”, 如果两个用户在一定时间内频繁互动, 则可以适时地提示他们是否愿意将搭子关系进一步深化成为朋友的关系, 给关系升级带来机会。另外, 完善纠纷解决和信用评价机制, 引入用户互评和信用积分制度, 对守信履约的行为给予正向激励, 对恶意爽约、欺诈等行为实行信用扣分和限制匹配, 从制度层面上减少搭子社交信任的成本。

6. 总结

在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视域下, 搭子社交不仅是一种当代青年面对原子化的社会结构所采取的策略性调适方式, 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新样貌。它是在选择意志主导下的交往模式, 具有精准的契约逻辑以及清晰的边界感, 为青年群体在复杂的社会创造了一个缓冲的空间, 在降低社交门槛、给予即时的支持及保护个人边界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但是同时它的工具理性带来的利益衡量也会带来社交情感的浅表性和社交关系的物化倾向。青年人在享受新的关系便利时, 也面临缺乏深层的情感连接和难以沉淀的信任问题, 这也正是需要本文在功能性社交之外去探寻深度的关系的原因所在。

而现代性的兴起已经让当前的社会结构不能回到传统的共同体之中。在社会的理性逻辑中加入共同体的伦理维度, 通过这一种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调适过程把搭子之间理性的关系连接发展成一种有情有义的有机联系。搭子社交应该成为青年人通向彼此、便于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满足彼此需求的契约保证, 以此来帮助青年在保持自身独立与自由的前提下, 在流动的现代生活里找到安顿情感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王品芝, 孙丽萍. 年轻人社交新方式 72.6%的受访青年生活里有“搭子”[N]. 中国青年报, 2023-06-01(001).
- [2]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8.
- [3] 栗蕊蕊, 王淼. Z世代大学生网络社交: 行为特征与引导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7): 107-111.
- [4] [德]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52.
- [5] 宋一婷, 秦一鸣. “i人”还是“e人”: 青年MBTI社交符号互动、冲突与引导[J]. 当代青年研究, 2024(6): 14-26.
- [6] 姜舒扬. 青年“搭子社交”溯源与现实省思[J]. 宁夏师范大学学报, 2025, 46(8): 99-104.
- [7] 刘哲. 当代青年群体社交新样态[J]. 人民论坛, 2024(13): 82-85.
- [8] 肖峰. 智能技术异化视域下的青年主体性危机与化解[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5, 44(5): 1-12.
- [9] 许亨洪, 伍玥. 青年社交“搭子”的样态、成因及其引导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10): 92-98.
- [10] 边燕杰.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19): 33-42.
- [11] 梁丹. 垂直领域的精准陪伴: 青年新型社交样态的叙事图景和引导路径[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1): 94-101, 119.
- [12] 杨鑫. 青年“搭子社交”现象: 缘何流行、风险审视与应对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2): 106-111.
- [13] 孙寿涛, 张晓芳. 断裂与弥合: 数智时代Z世代“轻社交”行为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11): 14-22.
- [14] 卢克明, 郑思柔, 余德映. 青年“搭子”社交的内涵、成因及改善策略[J]. 品位·经典, 2025(14): 122-124.